

一 • 前言

夢窗爲南宋一大家，爲天水一朝之殿軍，其詞上溯清真，與白石同爲宋詞雅化之後的典型。作品數量也十分豐富，共留下三百四十首，在宋代僅次於辛棄疾。但因其詞義過於隱晦，風格走向質實，故在歷代評價上，往往毀譽參半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，這不僅造成文學史敘述上一項重大的缺憾，也在歷代重要作家作品之整理與詮釋上形成嚴重的缺口。夢窗的時代距今已七百多年，但從事其全集箋注的卻只有民國以後楊鐵夫及黃少甫兩家，而這兩家的箋注成績都不理想。現今對夢窗的研究成果相對較爲豐富，如對其生平之考索及詞藝之理解皆較過去有長足之進步，各項檢索工具也比較發達，因此，對夢窗詞全集重新箋注，應是必要而且是可行的工作。

按校注之學，實爲一切作品研究之基礎，若無校勘，乃不得善本；若無箋注，文義乃無從詮解。故古人著作，多發皇於斯；學者問學，亦先奠基於此。謂爲學術之淵藪，亦不爲過。晚近學風丕變，多不屑於此道，以爲等同販鈔，無關學術，實則此類著作，其優劣乃繫於撰者之良心，如當注而不注，或雖注而未能切中肯綮，或於義雖云當，卻不能追探原典；或雖引徵出處，卻非原始之版本等，皆有味於學術良心，而讀者倉促披卷，亦往往無法即時明察，此所以致譏於高明，遂不屑於一顧。但此是撰者之責任，豈可將此類學問一概抹殺？

二 • 研究目的

本計畫以完成最完善之夢窗詞全集箋注爲目的，而詩詞的箋注工作，至少應包括以下數項：(1) 校勘 (2) 校律 (3) 考本事 (4) 釋辭義 (5) 溯典故 (6) 尋義法 (7) 詮旨意 (8) 集評。本計畫即以此爲標的，期能在完成後對宋詞之研究有所貢獻，並對箋注之學產生良好之示範作用。

三 • 文獻評述

夢窗詞之研究，就其詞集之箋注情況而言，最大之貢獻者應首推楊鐵夫。在楊氏之前，僅有朱祖謀之《夢窗詞小箋》及夏承燾之《夢窗詞後箋》，但二人所箋數量既少（前者只 93 闋，後者爲 50 闋），且只涉及人地名與寫作時間之考定而已，於詞語及內容則不作疏解與評析。陳洵《海綯說詞》中有專論夢窗部份，也只評說了七十闋，雖然作了詞旨、詞藝之串說，同樣也不事字句的詮解。把夢窗全部三百四十首作品詳加箋釋者，是楊鐵夫的《吳夢窗詞箋釋》，（民國二十五無錫民生印書館代印，六十四年學海出版社翻印本），這是目前讀夢窗詞者必備之書。

但是楊氏之箋釋也有不少缺失，陳邦彥在出版本書校點本〈前言〉中，即曾指出其失有三：一是對夢窗行跡及詞作本事的考定時有臆測武斷之處；二是有時刻意求深，反失詞旨；三是對詞語出處的引證，有時不甚妥帖，甚至誤引。（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2）陳氏所指出的這些疏失，在本人多年閱讀之經驗中，確實存在，不僅是其文中所引數例而已，由此可見其尚不足稱爲善本。

楊鐵夫之後，也是從事全集箋釋者，是黃少甫的《夢窗詞箋》（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，民國五十四年台灣師大碩士論文），是書踵《楊箋》之後，其失也多與《楊箋》同，或竟沿其誤，如箋〈渡江雲三犯〉：「題門惆悵，墜履牽縈」句，謂「題門」用《世說新語》呂安題嵇康門事；「墜履」用《史記》張良遇黃石公事，不知此二事於詞義全不著邊，乃是前者用崔護人面桃花典，後者則是用楚昭王敗走後復還取墜履事，以示不忘舊情之意。類此者甚多，舉此足概其餘。而其唯一想要超越《楊箋》的是校字與校律部份。按夢窗原以音律見長，《楊箋》不涉詞調之考校，確實是一大疏漏，但黃氏所考，並不週延，只是搬取萬樹

《詞律》、《欽定詞譜》及《周詞定律》諸書，以與吳詞作比對，而吳詞所創發，或該調格律之源流變化，則多未觸及。至於校字部份，也是夢窗詞研究史上重要成份。光緒二十五年，王鵬運、朱祖謀共校夢窗詞，首開風氣之先，並發明了校詞義例五則，而使詞集之校勘成爲專門之學，其後朱氏又獨力四校吳詞，刊於《彊邨叢書》，乃使吳詞有了初步之定本，楊鐵夫之箋釋基本上也是參酌了彊邨的校本及鄭文焯之《夢窗詞校議》，但是並沒有全面進行校勘之工作，黃氏此書意欲有所突破，所以將前此諸本做了彙校，但多列異文，頗乏案斷，並無多大意義。更重要的是，鄭文焯一生校詞無數，於夢窗詞尤耗心力，其成就除《校議》外，尙有其餘三種，最完善者爲民國八十五年中研院出版之《鄭文焯手批夢窗詞》，是書校字與校律並重，所得有王、朱所未及者，而沉埋數十載，近年始重現人間，亦尙未爲學者善加利用，黃氏當然更未及覲面，然則其校勘成績還有更寬廣之空間，也不在話下了。

全集的箋注只有上述兩種，而選本早期也只有楊鐵夫在做。在《全箋》之前，民國廿一年楊氏出版《夢窗詞選箋釋》，選釋了 167 首，但此本今已不得見。廿二年補成 204 闕，出版了《改正夢窗詞選箋釋》（廣文書局翻印本，1971），此本選釋了 204 首吳詞，是其箋釋全集的先驅，但兩者之間內容時有異同，可以看出楊鐵夫對吳詞理解改變的過程，也反映了夢窗詞索解不易的現象，而其失也同《全箋》，時有武斷附會處。

最近出版了一種選集的注釋：《吳夢窗詞傳》（吉林文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由陶爾夫、劉敬圻合著，共選釋了 258 首，數量上幾乎已達全集之八成，未完成全集之箋釋，是可遺憾之一。可遺憾之二，是其注釋詳略不一，尤其在後半部，當注而不注者，所在多有。可憾之三，是其引用語典出處並未明確交待資料來源，令人無法覆案，犯了古代注家之通病。最後，是只從事辭意或句意的詮釋，未能留意段落之間或全篇之中意思轉折處之分析，遂使作品意義流於浮泛；而吳詞之精微處，本在騰挪變化之筆力，捨此也不足以言夢窗之知音。

假如以較爲廣義的角度看待箋釋工作，那麼一些類似賞析的作品也值得一提。在早期，是民初陳洵的《海綯說詞》，解說了 70 首夢窗詞，其內容、特色及價值，已見本人所撰《海綯翁夢窗詞說詮評》一書，可參看。其後則有劉永濟《微睇室說詞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），此爲其赴武漢大學中文系教研室講南宋婉約詞之講稿，共說吳詞 79 首。劉氏本爲詞學名家，所說自有精詣處，可惜未成全帙，且其體例也不同于箋注，故於釋辭、徵典部分，尙多疏失。

又吳戰壘所主編之《吳文英詞欣賞》（巴蜀書社，1999），收吳詞 50 首。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之《唐宋詞鑒賞辭典》（1988），收吳詞 37 首。二書皆爲集體撰寫之性質，就各人所負責的作品進行賞析。賞析的好處是能將作品蘊含的情意盡情發揮，缺點仍然是訓詁之不足，於辭義、典故往往棄而不釋，或釋而不明。而且在發揮作品情意的時候，有時也會過度流於主觀感受，往而不返，不自覺地失去了作品的主體性。

另外，鍾振振於 2001 年在《江海學刊》、《南京師大學報》、《東南大學學報》等陸續發表了多篇有關詮釋吳詞的論文：〈夢窗詞索解五題〉、〈讀夢窗詞札記一～九〉，其處理之重心即在作品之訓詁箋釋上，一共涉及了 79 首作品，蓋鑑於吳詞之難於索解，故於每首作品中，就其詞義之分歧處提出商榷，所得有超越陳洵、楊鐵夫、劉永濟之上者，是很值得注意之成績。但究竟沒有從事全集的整理，性質上也不是全首的箋注，故無以貫通整首作品，而其詮釋結果也還有很多仁智之見，猶待商榷，故夢窗詞的箋注仍然有很大的開發空間。

總括說來，夢窗詞雖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，但數百年來，其詞集的整理並不理想，這固然是歷來從事者原就不多，更重要的因素，或者如錢仲聯所說：「箋詩難，箋詞尤難，箋夢窗之詞尤難。」（〈楊鐵夫《吳夢窗詞箋釋》序〉）而「難」的原因，即在吳詞之運思深窈、用典深僻、造語深曲，而其本事又往往幽暗隱晦，而箋釋者不是淺乎視之，則又過於深求，過與不及之間，自然是不得其環中了。近年來，夢窗的相關研究有漸趨蓬勃之勢，無論其生平事蹟的考索，或風格技巧的探討，都有長足的進步，假如能結合這些成果，運用到全集的箋注上，相信必有超越前人的成就。

四・研究方法

本計畫之研究方法，在校勘上，除了參考朱祖謀、王鵬運、杜文瀾之成果外，更重要的是將鄭文焯《手批夢窗詞》先作整理，並加以運用。此本為影印鄭氏手鈔本，字跡潦草漶漫，頗難辨識，故化費了不少工夫先予過錄，再應用到每一首作品的校勘上。

校律部分，夢窗全集共用了 149 個詞調，不可謂不多，本計畫以萬氏《詞律》、《欽定詞譜》為基礎，全面與吳詞對勘，以見其異同。最大目的，是看出吳詞迥異於其他詞作部分，以覘見夢窗音律上的特殊造詣。

在典故之索解上，除了參考過去之注本外，也會注意引用文獻之可信度。這部分應可利用現在便利之檢索工具，再以檢索所得，覆查紙本資料，當可無誤。至於語彙之解釋，也可使用同樣方法，尤其是語詞虛字，古今含義大有不同，將運用晚近出版之語詞辭典之類工具書，以還原其原來意義。

在詞義之箋釋上，採取集注之方式，以楊鐵夫《全箋》為基礎，並兼取其《選箋》及黃少甫《夢窗詞箋》、朱祖謀《小箋》、夏承燾《後箋》、劉永濟《微睇室說詞》、陳洵《海綃說詞》、鍾振振〈夢窗詞索解五題〉、〈讀夢窗詞札記〉等諸家說法，彙輯董理，取其精要，捨其糟粕，一以文本為依歸，以期得出充實之解釋。

在本事之考索上，其詞中所涉及的人、地名，除了參考朱祖謀《小箋》、夏承燾《後箋》的說法，也大量運用現今可見的宋人傳記資料及江浙兩地的方志，以期有所突破。更重要的是將重新思考夢窗生平中的兩大疑案，即其客杭時間與其戀情之對象。這兩處是歷來研究夢窗之盲點，從陳洵以下，迄近世的各個學者，都還有諸多紛紜的說法，而莫歸一是，卻又事關夢窗詞旨的詮釋，不能漠視。鑑於夢窗詞無法完全編年的事實，本計畫採取的方法是：先整理其作品中有關杭州的意象，以觀察其客杭之先後，再聯繫到其情詞之內容，以考證其戀情發生之地點及對象是否為同一人，如此或能為此一問題得一合理之疏解。

在藝術手法之分析上，本計畫除運用傳統的各種詩詞創作理論外，也參考現今關於夢窗藝術形式、表現技巧的各種論文，應用到各首作品的詮釋上，期能在詞旨之外，也能領略到其作品之美感形象。

集評部分，則彙集宋代以下各種有關夢窗之評論，作為附錄。

五・研究結果

(一) 資料庫之建立。本計畫屬於校注的工作，所以資料庫的建立就顯得異常重要。就此而言，其成果為：

1. 蒐集各種夢窗詞之版本，如曼陀羅華閣叢書本、四印齋本、張象學手鈔本、四明張氏約園刊本、彊村叢書四校本等。
2. 蒐集各種夢窗詞之箋釋，如朱祖謀〈小箋〉、夏承燾〈後箋〉、陳洵《海綃說詞》、楊鐵夫《選箋》、《全箋》，劉永濟《微睇室說詞》、黃少甫《夢窗詞箋》、陶爾夫《夢窗詞傳》、黃兆漢《夢窗詞選注釋》，及各種詞選與鑑賞辭典所收夢窗詞箋釋等。
3. 將《鄭文焯手批夢窗詞》之評語過錄輸入檔案。是書為鄭氏對夢窗詞最重要之研究成果，校律與校字並重，亦間有對詞義之箋釋。每一詞條數不等，約千有餘條。唯字跡十分模糊漫漶，辨認不易，頗費工夫。
4. 考察各種方志、筆記、史傳，蒐集其有關夢窗詞作之人名、地名、軼聞等。
5. 檢索有關夢窗詞研究之單篇論文，蒐集其可作為解釋夢窗詞義之意見，以為參證。
6. 將上述各種資料繫於各詞作之下，輸入電腦，彙輯為長編，建立資料庫。

以上資料庫之建立，因有些版本度藏在不同地方，如北京及杭州圖書館，收羅頗為不易，殊費時日。但資料既已齊備，校注工作，便可順利進行。

- (二) 在校律方面，也有一些收獲，主要是透過萬樹《詞律》、《欽定詞譜》、及朱祖謀、鄭文焯等對於夢窗詞之校勘，發現在詞籍的校勘上，以律校詞是非常重要之觀念與手段，另擬撰寫一篇論文，討論「以律校詞」之理論與實踐，作為本計畫之副產品。
- (二) 作品校注。夢窗作品之校注箋釋，是本計畫之骨幹，進行中已有若干新的發現，可補過去箋釋之不足。以下即針對楊鐵夫《夢窗詞全集箋釋》之缺失，從「校」「正」「補」三方面，採取表列方式列舉本計畫之成果，以覘見一斑。

《夢窗詞全集箋釋》正補表

楊鐵夫：《夢窗詞全集箋釋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75年影印本）

- 【校】校正詞文或楊箋文字之訛誤顛倒。
 【正】對楊箋之解釋提出質疑或新詮解。
 【補】補充楊箋所引用文字或增添資料。

詞牌/題	詞文	楊箋	校正補
瑣窗寒（玉蘭）	汜人初見		【校】汜人初見。
渡江雲三犯	題門惆悵	《世說》：嵇康與呂安善。安來，值康不在。康子喜出戶延之。不入，題門上作「鳳」字而去。意即喜凡鳥也。	【正】《海綃翁夢窗詞說銓評》：崔護事見孟榮《本事詩》，略云：崔護清明日遊都城南，酒渴求飲，遇一女子，來歲再訪，其人已不在，因題詩於左扉曰：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，人面祇今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《楊箋》於此引《世說》：呂安訪嵇康不遇，題門上作鳳字事，不確。 ¹
同上	墮履牽縈	《史記·滑稽傳》：前有墮珥，後有遺簪。《北史·韋夔傳》：昔人不棄遺簪墮履者。又以「墮珥」作「墮履」。	【正】《銓評》：《賈子》：「楚昭王與吳人戰，敗走，亡其隻履，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。左右問之，昭王曰：『吾悲與之偕出

¹ 陳文華《海綃翁夢窗詞說銓評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96.02）頁82。以下簡稱《銓評》。

			而不與之偕返』。言不忘舊也。楊箋為誤。 ²
霜葉飛	香噴西風雨	《後漢書·樂巴傳》：元旦飲酒，向西南噴之。	【補】噴，噴水也，見《後漢書·樂巴傳》注：「《神仙傳》曰：巴為尚書，正朝大會，巴獨後到，又飲酒西南噴之。有司奏巴不敬。有詔問巴，巴頓首謝曰：『臣本縣成都市失火，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。臣不敢不敬。』詔即以驛書問成都，成都答言：『正旦大失火，食時有雨從東北來，火乃息，雨皆酒臭。』後忽一旦大風，天霧晦暝，對坐皆不相見，失巴所在。尋問之，云其日還成都，與親故別也。」 ³
同上	淒涼誰弔荒臺古	《南齊書》：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，九月九日登項羽戲馬台，遂成故事。	【補】《南齊書·禮志》「宋武為宋公，在彭城，九日出項羽戲馬臺，至今相承，以為舊准。」 ⁴
同上	驚飄從捲烏紗去	此活用孟嘉落帽故事。「從」，任也。以「飄」易風，以「烏紗」易帽。	【補】《晉書·孟嘉傳》「九月九日，溫宴龍山，僚佐畢集。時佐吏並著戎服，有風至，吹嘉帽墮落，嘉不之覺。溫使左右勿言，欲觀其舉止。嘉良久如廁，溫令取還之，命孫盛作文嘲嘉，著嘉坐處。嘉還見，即答之，其文甚美，四坐嗟歎。」 ⁵
同上	翠微高處	《爾雅·釋山》「未及上，翠微。」疏謂：未及頂上，在旁陂陀之處，名翠微，一說：山氣青縹色，故曰翠微。	【補】《爾雅·釋山》「山脊，岡。未及上，翠微。山頂，冢。」邢昺疏曰「謂未及頂上，在旁陂陀之處，名翠微，一說山氣青縹色，故曰翠微。」 ⁶
瑞鶴仙（淚荷拋碎璧）	對小山不迭，寸眉愁碧	「不迭」，想是當時語。宋人無書可證，惟元曲白仁甫雜劇：去不迭公拄杖拈。明歸莊《萬古愁曲》：獻不迭歌喉舞腰，選不迭花容月貌。知宋語流傳，至元、明仍在。謝榆孫掄元曰：不迭，不斷也，一聲之轉。	【正】劉永濟曰：「不迭，不及也。鄭文焯釋為『不疊』，楊鐵夫釋為『不斷』，皆非。張相《詩詞語辭匯釋》引吳此句，又釋為『來不及』，亦非。此言小山山色，雨中對之，不及寸眉碧色。」 ⁷
瑞鶴仙（晴絲牽緒亂）	惹相思、春根酒畔	憶之之時與地。	【正】《銓評》：「春根」猶春末，應上「煙冷風暖」；為夢窗自鑄之新詞。唯《楊箋》

² 《詮評》，頁 82。

³ 范曄：《後漢書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57，頁 1841。

⁴ 蕭子顯：《南齊書》（中華書局）卷九，頁 150

⁵ （唐）房玄齡：《晉書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）卷六十八，頁 2581

⁶ （清）阮元編：《十三經注疏 8 爾雅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）卷七，頁 117

⁷ 劉永濟《微睇室說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.05），頁 36。

			謂「春根酒畔」是「憶之之時與地」，則是從今日相思時說，不確。 ⁸
滿江紅（甲辰歲盤門外寓居）	合歡纒	《風土記》：端午造百索繫臂，謂之續命纒。	【補】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五月五日……以五綵絲繫臂，名曰辟兵，令人不病瘟。」 ⁹
解連環（留別姜石帚）	連夜浮白	「浮」，引申訓滿，謂滿一大白耳。大白，酒缸名。	【正】「浮」之訓「滿」，未見證據。但「浮」字卻可作「罰」解，罰人飲酒曰「浮」。而酒杯飲盡現出杯底稱「白」。如《漢書·敘傳》「引滿舉白」句下注云：服虔曰：「舉滿柝，有餘白瀝者，罰之也。」孟康曰：「舉白，見驗飲酒盡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謂引取滿觴而飲，飲訖，舉觴告白盡不也。一說，白者，罰爵之名也。飲有不盡者，則以此爵罰之。魏文侯與大夫飲酒，令曰：『不釐者，浮以大白。』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者也。」 ¹⁰
繞佛閣	絮雲末巧		【校】絮雲末巧。
水龍吟（惠山酌泉）	古陰冷翠成秋苑	錢起詩：新陽改舊陰。舊陰，古陰也。	【正】錢起詩乃化用謝靈運〈登池上樓〉「新陽改故陰」句，所謂「故陰」、「舊陰」皆與新春氣象相對，謂冬季寒陰。然夢窗用「古陰」，則是指長久背日所形成之山中蔭暗處，兩者應有所鑑別。唐人李山甫〈隋堤柳〉：「背日古陰從北朽，逐波疏影向南斜。」 ¹¹ 其意差近之。
同上	古陰冷翠成秋苑	白石詞：怕梨花落盡成秋苑。	【校】姜夔《淡黃柳》：「怕梨花落盡成秋色。」 ¹² 《楊箋》誤色為苑。 【正】「秋苑」或可改引鄭谷〈慈恩寺偶題〉：「林下聽經秋苑鹿，江邊掃葉夕陽僧。」 ¹³
同上	煮銀餅，羊腸車轉	「銀瓶」，見上《解連環》詞箋。→白居易詩：井底引銀瓶，銀瓶欲上絲繩絕。（頁23）	【正】白詩「井底引銀瓶」之「銀瓶」當汲水器解，而夢窗此處應為茶具之一種。蔡襄《茶錄》云：「湯瓶，瓶要小者易候湯，又點茶注湯有准。黃金為上，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為之。」如東坡〈試院煎茶〉

⁸ 《詮評》，頁99。

⁹ （梁）宗懷《荆楚歲時記》（藝文印書館 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寶顏堂秘笈）頁19-20。

¹⁰ （漢）班固《漢書》（中華書局）卷100，頁4201。

¹¹ （清）康熙御編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643頁7362。

¹² 夏承燾箋校《姜白石詞編年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.12）卷3，頁35。

¹³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676頁7743。

			詩：「銀瓶瀉湯誇第二，未識古人煎水意。」 ¹⁴
塞垣春（兩 午歲旦）	漏瑟侵瓊管	溫庭筠詩：丁東細漏侵瓊瑟。「瓊瑟」與「瓊管」同。	【正】《銓評》：瑟是絃樂，管爲管樂，何嘗相同？案「漏」爲夜漏，則漏瑟猶夜瑟也。此句謂除夕夜絃管並奏耳。 ¹⁵
宴清都（連 理海棠）	東風睡足交枝	韓愈詩：珊瑚玉樹交枝柯。	【校】韓愈〈石鼓歌〉：「珊瑚碧樹睡交枝」。 ¹⁶
同上	正夢枕、瑤釵燕 股	《太真外傳》：明皇登沈香亭，召太真。時太真卯酒未醒，命力士扶掖而至，上曰「此海棠花未睡足耳」。	【補】今查《楊太真外傳》並無此段記載。或出自《冷齋夜話》所徵引：東坡作《海棠》詩曰：「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更燒銀燭照紅妝。」事見《太真外傳》，曰：「上皇登沈香亭，詔太真妃子。妃於時卯醉未醒，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。妃子醉顏殘妝，鬢亂釵橫，不能再拜。上皇笑曰：『是豈妃子醉，真海棠睡未足耳。』」 ¹⁷
同上	障灑蠟、滿照歡 叢	東坡《海棠》詩：只恐夜深花睡去，高燒銀燭照紅妝。	【校】東坡《海棠》詩：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燒高燭照紅妝。 ¹⁸
齊天樂（白 酒自酌）	怕驚紋簟夜深冷	閒眠簟作波紋冷。	【校】閒眠簟作波紋冷。
齊天樂（齊 雲樓）	凌朝一片陽臺影	朝爲行雲，暮爲行雨。	【校】旦爲朝雲，暮爲行雨。 ¹⁹
同上	天聲似語	儲光義〈華清宮詩〉：「天聲殷宇宙。」	【正】劉永濟云：「『天聲』猶莊子之『天籟』。而儲詩之「天聲」是指玄宗蒞臨華清池之天子聲勢，此處意義應有所區別。
同上	夢凝白闌干化爲 飛霧	杜詩：「江雲化爲霧。」	【校】杜詩：「江雲薄爲霧。」 ²⁰
同上	驟飛滄海雨	用「陽臺」經已雲雨雙含。	【校】用「陽臺」已經雲雨雙含。
齊天樂（會 江湖諸友）	汜人重見		【校】汜人重見
齊天樂（煙 波桃葉）	共臨秋鏡照憔悴	陳亦峰云：傷今感昔，憑眺流連。	【校】陳亦峰云：傷今感昔，憑眺流連。
掃花遊（春	想玉人誤惜，章	暗用謝道韞詠雪「未若柳絮因風起」	【補】《世說新語·言語篇》：

¹⁴（清）王文誥輯注《東坡詩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.04）卷8，頁370。

¹⁵《海綉翁夢窗詞說詮評》頁323。

¹⁶《韓昌黎全集》（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，民69.01）第五卷

¹⁷（宋）釋惠洪《冷齋夜話》卷1〈詩本出處〉條下。

¹⁸《東坡詩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.04）卷22，頁1187。

¹⁹（梁）蕭統編 唐·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6.07）頁265。

²⁰楊倫編輯《杜詩鏡銓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3.09）卷16頁778。〈雨〉：「山雨不作泥，江雲薄爲霧。」。

雪)	臺春老	句意。	謝太傅寒雪日內集，與兒女講論文義。俄而雪驟，公欣然曰：「白雪紛紛何所似？」兄子胡兒曰：「撒鹽空中差可擬。」兄女曰：「未若柳絮因風起。」公大笑樂。即公大兄無奕女，左將軍王凝之妻也。 ²¹ 「兄女」，即謝道韞。
應天除（吳門元夕）	竟路障空雲幕	《西京雜記》：「成帝設雲帳雲幄。」	【校】《西京雜記》：「成帝設雲帳雲幄。」 ²²
同上	芙蓉鏡詞賦客	張萬頃詩：「舊傳詞賦客，惟見有鄒枚。」	【校】范朝〈寧王山池〉詩：「舊傳詞賦客，惟見有鄒枚。」 ²³
同上	醉嫌天窄	杜詩：「每愁悔吝作，如覺天地窄。」	【正】《楊箋》引杜甫〈送李校書二十六韻〉詩釋「天窄」一詞，然杜詩所言乃憂虞國事，與夢窗歡娛詞意不合。或應引韋莊〈贈峨嵋山彈琴李處士〉：「壺中醉臥日月明，世上長遊天地窄。」 ²⁴ 較為允當。
同上	素娥下	素娥下，月下也。	【補】謝莊〈月賦〉：「引玄兔於帝臺，集素娥於後庭。」李善注引《淮南子》云：「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常娥竊而奔月。注曰：常娥，羿妻也。」
同上	譙漏疏滴		【補】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：「譙門謂城門，上為高樓，一名譙樓，樓設壺漏以測時。」
丁香結（秋日海棠）	秋日海棠	《鐵網珊瑚》「秋日」作「小春」。鄭文焯極主之，其言曰：江左寒孟，好花再發，謂之迎小春。比年寓齋西府海棠，每值十月，風日溫麗，輒爛若野錦，始知君特所詠「秋風換、故園夢裡」句，乃吳中眼前景也。毛本但知有秋海棠，遂有意改「小春」為「秋日」，不知吳詞顯用春日海棠故實，絕非今之斷腸花也。鐵夫按：詞中用春海棠故實者，以春陪秋，作開筆耳。「秋風換」句，轉到秋上；「故園夢裡」，則回顧春字。必如鄭氏說，好好一篇局勢靈活之佳詞，被渠考據，看成死局。且寒孟已十月，詞尙說秋，又何也？	【正】《銓評》：此詞《毛本》題作「秋日海棠」，《鐵網珊瑚》作「小春海棠」。按春海棠與秋海棠不同。……至所謂「小春海棠」者，謂春海棠十月再花者也。《山堂肆考》云：「南方冬溫，草木常茂。今江南十月，春卉再華，俗呼為迎小春。」……鐵夫亦看出其用春海棠故實，但以為是「以春陪秋」，秋為主，春則虛筆耳。又以為「秋風換」三字，「轉到秋上」，即是寫秋海棠。唯「換」字亦可解作換盡，其意蓋言秋天過卻也，則指入冬矣，非言秋日。……。故此題可定作「小春海棠」。 ²⁵ 又宋人范成大亦有〈小春海棠來禽〉詩：「一任西風管搖落，小春自管數枝花。」或可為旁證。

²¹ 《新譯世說新語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6.08）頁 96。

²² 曹東海譯《新譯西京雜記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5.04）頁 35。

²³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278 頁 3164。

²⁴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700 頁 8053。

²⁵ 《海綉翁夢窗詞說詮評》頁 294-296。

同上	影高銀燭	曹丕〈與吳質書〉：「古人柄燭夜遊。」	【校】曹丕〈與吳質書〉：「古人秉燭夜遊。」
同上	秋風換	轉到秋來。	【正】「換」字，此處當換盡解。蓋秋日已盡進入初冬。
六么令（七夕）	婺星爲情慵懶	按《星經》：須女四星，一名婺女，主布帛，爲珍寶藏；織女星三星，主瓜果絲帛。婺與織女星數不同，所主不同。顯分兩星。今以婺爲織女，疑誤。	【補】婺星與織女星雖異，然唐人詩中已見兩者混用。如李商隱〈七夕偶題〉：「寶婺搖珠珮，常娥照玉輪。靈歸天上匹，巧遺世間人。」 ²⁶ 毛文錫〈浣溪沙〉：「每恨蟪蛄憐婺女，幾回嬌妒下鴛機」。 ²⁷ 似不必強爲分辨。
同上	今夕何夕	《詩經》句。	【補】《詩經·唐風·綢繆》：「綢繆束薪，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？見此良人。」
西平樂慢（過西湖先賢堂傷今感昔泫然出涕）	過西湖先賢堂	朱箋：《武林舊事》：先賢堂，名「仰高」，祀許由以下共四十人。今歸旌德觀。	【補】此篇毛氏汲古閣刻《夢窗甲乙丙丁稿》原題「春感」，朱本《夢窗詞集》據《趙氏鐵網珊瑚》本改之 ²⁸ 。題曰「過西湖先賢堂，傷今感昔，泫然出涕」，「西湖先賢堂」，在西湖三堤路，周密《武林舊事》載：「先賢堂，名仰高。祠許由以下共四十人，刻石作贊，具載事蹟。……中有振衣、古香、清風堂、山亭、流芬，花竹縈紆，小山曲徑。今歸旌德，堂宇皆廢。」 ²⁹ 先賢堂爲宋袁詔所建，元人班惟志《錢塘先賢傳贊·序》云：粵自寶慶丙戌（宋理宗寶慶二年，西元1226年）歲，杭牧袁公詔輯許箕公以下三十有九人請於朝，以官錡售其地若干，祠於南山少北新堤之上，樹碣以代其繪像，並爲之繫贊。又徙其觀宇曰旌德，隅其旁以奉之。 ³⁰
同上	傷今感昔，泫然出涕	鐵夫按：詞以羊曇之於謝太傅自比，知所謂感昔者，必感恩知己之人。攷夢窗生平交際，賈秋壑不值如此傾倒，且非感恩；杜範官丞相，卒於淳祐間，處靜爲杜門賓客，夢窗以兄弟故，或有往來，去知己感恩亦遠；與	【正】據鄭文焯《夢窗詞校議》及夏承燾《吳夢窗繫年》考證，《趙氏鐵網珊瑚》所載夢窗手寫稿十六闋，是淳祐三年癸卯（1243）夢窗爲方萬里祝壽時所書贈，鄭文焯認爲「此十六闋又皆一時之作，故曰新詞」，而淳祐三年吳潛尙在世，何來羊

²⁶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540 頁 6218。

²⁷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893 頁 10086。

²⁸ 《趙氏鐵網珊瑚》卷七載夢窗獻《新詞藁》十三首於方千里，本首題曰：「過西湖先賢堂，傷今感昔，泫然出涕，賦西平樂，文英」

²⁹ 周密《武林舊事》卷五頁十三，《百部叢書集成·知不足齋叢書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）

³⁰ （宋）袁詔《錢塘先賢傳贊》，《百部叢書集成·知不足齋叢書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）

		此四字最近者，惟一吳潛。潛帥紹興，夢窗在幕中，況兩人集中互有唱和，如《金縷曲》記滄浪亭之遊，《浣溪沙》紀舟中之迓，後又入吳紹興幕，蹤跡狎近，與詞中所言看花載酒相類。然潛以景定二年貶循州，三年暴卒，後未必歸葬西湖，除吳外竟無人足以當之。	曇痛哭謝安之感？楊鐵夫以為弔吳之說，可不攻自破矣。誠如夏承燾所云：〈西平樂〉西湖先賢堂詞，題云「傷今感昔，泫然出涕。」詞云「天涯客又重歸」、「追念吟風賞月，十載事夢惹綠楊絲。」夢窗早年必曾客杭州。第不知結尾所云「零落山丘」及「羊曇淚落」為何人發。或謂為晚年弔吳潛作，非是。 ³¹
同上	路敬華表	《續搜神記》：遼東城門有華表柱，忽有一鶴集其上，徘徊空中而歌。	【補】《續搜神記》卷一：「丁令威，本遼東人，學道于靈虛山。後化鶴歸遼，集城門華表柱。時有少年，舉弓欲射之。鶴乃飛，徘徊空中而言曰：『有鳥有鳥丁令威，去家千年今始歸。城郭如故人民非，何不學仙冢壘壘。』遂高上沖天。」
同上	畫船為市，妖妝艷水，日落雲沉，日換星移。	陳銳《裒碧齋詞話》：此調下段十六句押三韻，未免不節。美成詞：道連三楚，天低四野。「楚」、「野」為韻。此「市」、「水」，固側協也。	【補】陳銳《裒碧齋詞話》：詞中側協，如夢窗〈西平樂〉：「歎廢綠平煙帶苑。幽渚塵香蕩晚。」苑、晚為韻。美成云：「歎事逐孤鴻盡去（當作遠）」，身與塘蒲共晚。 ³² 周美成〈西平樂〉一首，和者方千里、楊澤民、陳西麓（陳允平），三家句法長短互異，萬紅友（萬樹）、杜笈舫（杜文瀾）諸家，亦不能考定。嘗疑此調下段十五句，祇用三韻，未免失拍。及讀夢窗「畫船為市，天妝照水」，始悟美成之過換處「道連三楚，天低四野」，楚、野固互協

³¹ 夏承燾《吳夢窗繫年》，收於朱祖謀四校定本：《夢窗詞集》附錄，頁13。案：張如安在近年提出夢窗〈西平樂〉為弔袁韶（字彥淳，鄞縣人）之作的新的見解。分析其論證，就創作時間點而言，袁韶在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任臨安知府，一直到紹定三年（1230）轉任浙西安撫使，這十年間剛好是夢窗少年遊杭的時期，假設夢窗當時為袁韶的幕客，親見袁韶於寶慶二年建立西湖先賢堂的過程，那麼我們說夢窗於淳祐三年（1243）春季過杭，見到西湖先賢堂，睹物思人，弔念嘉熙元年（1237）亡故的袁韶，則順理成章。張氏更舉出夢窗此詞結尾用溫庭筠〈經故翰林袁學士居〉詩：「西州城外花千樹，盡是羊曇醉後春」，是夢窗慣用的藏姓名筆法，暗指所憑弔的對象也是姓「袁」，即是袁韶。張氏的說法，固然在解釋夢窗〈西平樂〉的創作時間與創作動機上能自圓其說，但是我們必須要能找出夢窗在袁韶門下當過幕客的證據才行，在夢窗三百四十首詞作中，尚且不能找出這樣的直接證據。

³² 陳銳《裒碧齋詞話》，《詞話叢編（五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.06）頁4193。

³³ 《裒碧齋詞話》，《詞話叢編（五）》，頁4194。案：所謂「側協」以上例說法來看，應指〈西平樂〉平聲韻句以外出現的協韻現象，如他所舉出夢窗上半闕第七、八句的尾字「苑」、「晚」，是同屬上聲二十阮韻。以及夢窗下半闕第一句的「市」字，為上聲六止韻，第二句的「水」字，為上聲五質韻，這兩個韻目都屬於《詞林正韻》的第三部。我們再來看清真詞的用法，清真上半闕第七、八句尾字原作「去」、「晚」，二者韻部不同，但陳銳卻認為該改「去」字為「遠」字，如此一來「遠」、「晚」便都屬上聲二十阮韻，可是這樣的臆改是難令人依從的。至於下半闕「道連三楚，天低四野」的「楚」、「野」二字則都屬上聲八語韻，但是若從方、楊、陳詞作來看，方氏此處用「遠」（上聲二十阮）、「杳」（上聲二十九篠），楊氏用「遂」（去聲二十九至）、「邑」（入聲二十六緝），陳氏用「寺」（去聲七志）、「店」（去聲五十六），可以知道這裡的周、吳的側協用法並非〈西平樂〉詞調共通的現象，若曰夢窗守律嚴而其他三人未然，則不免偏頗矣。

			也。 ³³
同上	落根洗石		<p>【補】「落根洗石」應是化用李白〈襄陽歌〉「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，龜頭剝落生莓苔」³⁴。據《夢梁錄》卷十二〈西湖〉載：</p> <p>南山第一橋，名映波橋，西偏建堂，扁曰「先賢」。……建堂奉忠臣孝子、善士名流、德行節義、學問功業，自陶唐至宋，本郡人物許箕公以下三十四人，及孝婦孫夫人等五氏，各立石刻，表世旌哲而祀之。</p> <p>可知西湖先賢堂亦有立「石刻」表旌先賢事跡，夢窗重歸，因有此句。</p>
同上	菊井招魂		<p>【補】菊井，即菊水之井，其水可以延壽治病。《藝文類聚》載《風俗通》曰：「南陽酈縣有甘谷，谷中水甘美。云其山有大菊，水從山上流下，得其滋液。谷中有三十餘家，不復穿井，悉飲此水。上壽百二十三十，中壽百餘，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。」又《後漢書·荊州志》引《荊州記》曰：「縣北八里有菊水，其源旁悉芳菊，水極甘馨。又中有三十家，不復穿井，仰飲此水，上壽百二十三十，中壽百餘，七十者猶以爲夭。漢司空王暢、太傅袁隗爲南陽令，縣月送三十餘石，飲食澡浴悉用之。太尉胡廣父患風羸，南陽恆汲飲此水，疾遂瘳。」夢窗〈沁園春·冰漕鑿方泉，賓客請以名齋，邀賦〉有「老蘇而後坡仙。繼菊井嘉名相與傳。」亦是用此典故。明此，方知招魂乃必以菊井之緣故。</p>
同上	羊曇醉後花飛	《晉書·謝安傳》：羊曇者，太山人，知名士也，爲安所愛重。安薨後，行不由西州路。(安嘗營別第於西州路故。)嘗因大醉，不覺至州門，以馬策扣扉，誦子建詩，痛哭而去。	<p>【補】《晉書·謝安傳》載：</p> <p>羊曇者，太山人，知名士也，爲安所愛重。安薨後，輟樂彌年，行不由西州路。嘗因石頭大醉，扶路唱樂，不覺至州門。左右白曰：「此西州門。」曇悲感不已，以馬策扣扉，誦曹子建詩曰：「生存華屋處，零落歸山丘。」慟哭而去。</p>

³⁴ 《全唐詩》(中華書局)卷166頁1715。

同上	羊曇醉後花飛	「細雨」、「花飛」，妝是點字。	【校】「細雨」、「花飛」，是妝點字。
花犯（郭希道送水仙）	輕鉛素靨	許敬宗：「星摩鉛裡靨。」	【校】許敬宗〈奉和七夕宴懸圃應制〉：「星模鉛裡靨。」 ³⁵
同上	一壺葱蒨	江淹詩：「丹巘被葱蒨。」	【校】顏延之詩：「丹巘被葱蒨。」 ³⁶
祝英臺近（春日客龜溪遊廢園）	春日客龜溪遊廢園	朱箋：《德清縣志》：龜谿，古名孔愉澤，即餘不谿（所謂「餘不」者，此溪常清，其餘則不爾）之上流也。昔孔愉微時，常往谿上，見漁者籠一白龜，買而放之中流，龜左顧數四而沒。	【補】《敕修浙江通志·山川》曾載德清龜溪相關文獻如下： 《學圃蘆蘇》：孔愉少時嘗行經吳興愉不亭，見人籠龜於路，買而放之餘不溪中。龜中流左顧者數過。及封此亭侯，鑄印而印龜左顧，三鑄如初，印師以聞，愉悟而佩焉。卒後龜啣巢木於此，至今號龜啣樹溪，名龜溪。 ³⁷ 《留青日札》：孔愉放龜左顧，遂作一鼎。其文曰：孔敬康鼎沉之於水。即今德清縣龜溪。 《弘志湖州府志》：餘不溪，出天目山之陽，經臨安縣又經餘杭縣至安溪奉口，經德清縣折而東北至敢山，過菱湖及湖跌漾，又經西北會前溪水至峴山，漾入定安門，至江子匯為苕溪。 ³⁸
同上	鬪草溪根	鬪草見上〈掃花遊·春雪〉詞箋。	【正】楊氏〈掃花遊·春雪〉詞箋引《歲華紀麗》：「端午鬥百草。昔吳王與西施嘗為鬥草之戲。」其時乃屬端午，與此首寫於春日時候不同。 《西湖遊覽志餘·卷二十》載二月時曰：「春日婦女喜以鬥草為戲。」 ³⁹ 或可為春草鬪草習俗之佐證。
祝英臺近（除夜立春）	翦紅情，裁綠意，花信上釵股	《詞律》：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二詞，後人改為《紅情》、《綠意》。毛氏解題謂：《紅情》起於柳耆卿，《綠意》起於《樂府雅詞》無名氏詠荷之作，實則仍是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也。可知「紅情」、「綠意」是一種慣用語。	【正】《銓評》：「剪紅」、「裁綠」謂剪綵謂紅花綠葉，戴諸頭上，以表春回，此為立春風俗。如趙彥昭〈奉和聖制立春日侍宴內殿出剪綵花應制〉：「剪彩迎初候，攀條故寫真。花隨紅意發，葉就綠情新。」 ⁴⁰

³⁵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255 頁 2427。

³⁶ 《文選》（台北：五南圖書，1994.10）卷 31〈雜體詩〉頁 819。

³⁷ 沈翼機等撰 清乾隆元年重修本《敕修浙江通志》（臺灣華文書局）卷十二，頁 315。

³⁸ 《敕修浙江通志》（臺灣華文書局）卷十二，頁 301。

³⁹ 《西湖遊覽志餘》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3.03）頁 874。

⁴⁰ 《海綸翁夢窗詞說詮評》，頁 120。

夢芙蓉	趙昌芙蓉圖	《宣和畫譜》：「趙昌，字昌之，工畫花果，作折枝，大有生意。」	【補】《宣和畫譜》：「趙昌，字昌之，廣漢人。善畫花果，名重一時，作折枝，極有生意。」 ⁴¹
同上	西風搖步綺	杜詩：中宵步綺疏。	【正】杜甫〈中宵〉：「西閣百尋餘，中宵步綺疏。」仇兆鰲注引《梁冀傳》：「窗牖皆有綺疏。」是知杜詩所言乃中宵不眠，徘徊窗前之意。步作動詞用。而夢窗「步綺」，應為護花之綺布步障，借以比喻湖上芙蓉。相似用法如盧綸詩〈九日奉陪侍郎登白樓〉：「睥睨三層連步障，茱萸一朵映華簪。紅霞似綺河如帶，白露團珠菊散金。」 ⁴²
同上	慘澹西湖柳底	看他用此七字，再昂頭頂起。	【校】看他用此六字，再昂頭頂起。
同上	去來雙翡翠	《樹萱錄》：張確嘗遊雪上白蘋洲，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詩。確逐之，化為翡翠飛去。	【補】《樹萱錄》：「張確嘗遊雪上白蘋洲，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詠云：『碧水色堪染，白蓮香正濃。分飛俱有恨，此別幾時逢。薄隱玲瓏玉，花藏縹緲容。何當假雙翼，聲影暫相從。』確逐之，化為翡翠飛去。」
霜花映	憑誰為整欷冠	杜詩：笑倩旁人為整冠。	【校】杜詩〈九日藍田崔氏莊〉：「笑倩旁人為正冠。」 ⁴³
澡蘭香	巧篆垂簷	劉克莊詞：時樣釵符艾虎。	【校】劉克莊〈賀新郎·端午〉：「新樣釵符艾虎。」 ⁴⁴
同上	銀鉸露井，綵箆雲窗	蘇詩：素綆分碧銀瓶凍。又：仙風隨綵箆。	【補】李賀〈十二月樂辭·五月〉：「井汲鉛華水，扇織鴛鴦文。」 ⁴⁵
同上	曾寫榴裙	《宋書》：羊欣著白練裙畫臥，王獻之詣之，書其裙數幅而去。	【補】《宋書·羊欣傳》：「欣時年十二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，甚知愛之。獻之嘗夏月入縣，欣著新絹裙畫寢，獻之書裙數幅而去。」 ⁴⁶ 原文點明夏月，與夢窗此處詠端午相關。又《詮評》：萬楚〈五日觀伎〉：「紅裙妒煞石榴花」。榴花五月始紅，乃以喻裙色，兼切端午。 ⁴⁷

⁴¹ 《宣和畫譜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1.05）卷十八，頁 501-502。

⁴²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279 頁 3167。

⁴³ （清）仇兆鰲注《杜詩詳注》（台北：漢京文化事業，1984.03）卷 6，頁 490。

⁴⁴ （宋）劉克莊《後村詞箋注》（台北：大立出版社，1982）卷 4，頁 288。

⁴⁵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28，頁 111。

⁴⁶ 沈約《宋書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75.06）卷 62，頁 1661。

⁴⁷ 《海綸翁夢窗詞說詮評》，頁 56。

同上	午鏡澡蘭簾幕		【補】白居易〈新樂府·百鍊鏡〉：「江心波上舟中鑄，五月五日日午時。」 ⁴⁸
暗香（賦墨梅）	占春壓一	秦觀詞：居然個品格，于中壓一。	【校】秦觀〈品令〉：「天然個品格。于中壓一。」 【補】《微睇室說詞》：「二十四番花訊，梅居第一，故曰：『壓一』。壓一，宋人常語。」 ⁴⁹
同上	入廣平裁冰詞筆	皮日休《桃花賦》序：宋廣平為相，貞姿勁質，剛態毅狀，疑其鐵石心腸。然觀其所作《梅花賦》，不類其為人。	【補】皮日休《桃花賦》序：「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。貞姿勁質。剛態毅狀。疑其鐵腸石心，不解吐婉媚辭。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賦。清便富豔。得南朝徐庾體。殊不類其為人也。」 ⁵⁰
同上	相將初試紅鹽味	鹽梅，見《尚書》。	【補】《尚書·說命篇》：「若作和羹，爾惟梅鹽。」
同上	北落冬深		【補】北落，為星辰名。《晉書·天文上》：「北落師門一星，在羽林西南。北者，宿在北方也；落，天之藩落也。」如李白〈司馬將軍歌〉：「北落明星動光彩，南征猛將如雲雷」 ⁵¹ 。
珍珠簾（春日客龜谿）	蜜沈燼暖萸煙嫋	「蜜」，蜜炬。「沈」，沈香。	【正】蜜，非蜜炬，而為蜜香。蜜沉，本乃一物，指蜜香樹所作之沉香。《稽含南方草木狀》： 蜜香、沉香、雞骨香、黃熟香、雞舌香、棧香、青桂香、馬蹄香，案此八物同出於一樹也，交趾有蜜香，樹幹似柎柳，其花白而繁，其葉如橘，欲取香，伐之經年，期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。木心與節堅黑，沉水者為沉香。 ⁵²
同上	有東風嫩柳，學得腰小。	唐詩：細柳學腰身。	【正】楊箋引註不詳，《全唐詩》並無此句。但細柳腰身之聯想，或如孫魴〈柳〉詩：「東風多事剛牽引，已解纖纖學舞腰。」 ⁵³
同上	嘆孤身如燕，將花頻繞	繞花，非必竚立時，蓋述遊廢園時事。	【正】《銓評》：唯此詞繞花云云，明是佇立官道時所見，何必牽扯於廢園中？豈廢園始能有花耶？矧若作廢園事，「香蘭」

⁴⁸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427，頁 1047。

⁴⁹ 劉永濟《微睇室說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.05），頁 93。

⁵⁰ 《全唐文》卷 796，頁 8346。

⁵¹ 《全唐文》卷 163，頁 1694。

⁵² 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草木典，冊 67，頁 971。

⁵³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卷 886，頁 10018。

			句，又謂其「時正繞花」，則真不知楊氏以此詞為身在廢園，還是在官道上？其說斷不可從。 ⁵⁴
風入松（聽風聽雨）	惆悵雙鴛不到，幽階一夜苔生	劉復《長相思》樂府：綵絲織綺文雙鴛。江淹《別賦》：或春苔兮始生。	【補】《銓評》：庾肩吾《詠長信宮中草》：「全由履跡少，亦欲上階生。」李白《長干行》「門前遲行跡，一一生綠苔。」草也，苔也，其生皆因少行迹而來，吳詞即由此脫胎。 ⁵⁵
風入松（蘭舟高蕩）	似曲不成商	「商」為秋聲，以蟬鳴秋。	【正】《銓評》：商固可言秋，然此處實應作宮商解，謂不成曲調也，以喻人事之非。 ⁵⁶
鶯啼序（荷）	引鴛鴦弄水	皇甫松《采蓮》詞：晚來弄水船頭溼。	【正】此句為一領四字句法，為「引--鴛鴦弄水」，「弄水」之主詞是「鴛鴦」，楊箋引皇甫松《採蓮子》：「菡萏香連十頃陂，小姑貪戲採蓮遲。晚來弄水船頭溼，更脫紅裙裹鴨兒。」 ⁵⁷ 「弄水」者則為采蓮者，若從解，則吳詞乃成「弄水」「引鴛鴦」，當非其本意。
同上	斜拖鳳股盤雲墜	溫庭筠詩：燕釵拖頭拋盤雲。	【校】溫庭筠《張靜婉采蓮曲》：「蘭膏墜髮紅玉春，燕釵拖頸拋盤雲。」 ⁵⁸
同上	聽銀床	《漁隱詩話》：嘉祐中，有於江心網得片石，上有五言絕句云：井闌花落盡，一半在銀床。床，即井闌。	【補】銀床，乃金屬所作井欄，如《韻會》：「井幹，井上木欄也，其形四角或八角。又謂之銀床，皆井欄也。」
同上	記琅玕		【補】琅玕，本指似玉石，《尚書·禹貢》：「厥貢惟球琳琅玕。」傳曰：「琅玕石而似玉。」 ⁵⁹ 傳說為鳳食，《藝文類聚》引《莊子》曰：「吾聞南方有鳥，其名為鳳，所居積石千里。天為生食，其樹名瓊枝，高百仞，以璆琳琅玕為食。」如李白《古風》：「鳳飢不啄粟，所食唯琅玕。」 ⁶⁰ 後以其質地、色澤頗類竹子，遂用以代稱竹。如元稹《種竹》：「可憐亭亭榦，一一青琅玕。」 ⁶¹

⁵⁴ 《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》，頁 126。

⁵⁵ 《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》，頁 86。

⁵⁶ 《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》，頁 136。

⁵⁷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，卷 891，頁 10068

⁵⁸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，卷 21，頁 280

⁵⁹ （清）阮元編：《十三經注疏 1 周易尚書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）《尚書》頁 87

⁶⁰ 《李太白全集》（北市：華正書局，1991.03）頁 138。

⁶¹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，第 397 卷，頁 4459。

同上	羅扇恩疏	「羅扇恩疏」，即班婕妤執扇秋捐之意。	【補】班婕妤〈怨歌行〉：「新裂齊紈素，鮮潔如霜雪。裁成合歡扇，團團似明月。出入君懷袖，動搖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飈奪炎熱。棄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絕。」 ⁶²
同上	麝霧飛雨	「霧」，疑「藹」誤。以「藹」方與「麝」串。	【正】「霧」，為雲氣。而「藹」，形容植物繁盛貌，與花香連用時，如唐彥謙〈蘭〉：「美人胡不紉，幽香藹空谷。」 ⁶³ 則形容植物香氣之盛。夢窗〈江南好〉：「圍密籠香掩霧。」楊氏亦云：「『霧』，疑作『藹』。」然夢窗此處「麝霧」與「飛雨」相對，雲氣正好對應雨水，或是將荷香具像化。意同「香霧」，牛希濟〈臨江仙〉：「金爐珠帳。香霧晝偏濃。」 ⁶⁴ 可證。
同上	暗盛紅淚	承「飛雨」來。	【校】承「飛雨」來。
同上	瓊簫吹月霓裳舞	「霓裳」見上《婆羅門引·郭清華席上為放琴客》詞箋。 →《神仙感遇傳》：羅公遠導唐明皇遊月宮，見仙女數百同舞，曰：此「霓裳羽衣曲」也。	【補】霓裳，即霓裳羽衣曲，宋人郭茂倩《樂府詩集·霓裳辭》： 一曰霓裳羽衣曲。《唐逸史》曰：「羅公遠多祕術，嘗與明皇至月宮。初以柱杖向空擲之，化為大橋。自橋行十餘里，精光奪目，寒氣侵人。至一大城，公遠曰：『此月宮也。』」仙女數百，皆素練霓衣，舞於廣庭。問其曲，曰霓裳羽衣。帝曉音律，因默記其音調而還。回顧橋樑，隨步而沒。明日，召樂工，依其音調，作霓裳羽衣曲。一說曰：開元二十九年中秋夜，帝與術士葉法善遊月宮，聽諸仙奏曲。後數日，東南兩川馳騎奏，其夕有天樂自西南來，過東北去。帝云：『偶遊月宮聽仙曲，遂以玉笛接之，非天樂也。』曲名霓裳羽衣，後傳於樂部。」 《樂苑》曰：「霓裳羽衣曲，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進。鄭愚曰：『玄宗至月宮，

⁶² (宋) 郭茂倩編：《樂府詩集(上)》(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1.03)，頁 616。

⁶³ 《全唐詩》(中華書局)，卷 671，頁 7665。

⁶⁴ 《全唐詩》(中華書局)，卷 894，頁 10094。

			<p>聞仙樂，及歸，但記其半。會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，聲調相符，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，敬述所進為曲，而名霓裳羽衣。」白居易曰：『霓裳，法曲也。其曲十二遍，起於開元，盛於天寶。』凡曲之將終，聲拍皆促，唯霓裳之末，長引一聲。故其歌曰『繁音急節十二遍』、『唳鶴曲終長引聲』是也。按王建辭云：『弟子部中留一色，聽風聽水作霓裳。』劉禹錫詩云：『三鄉陌上望仙山，歸作霓裳羽衣曲』然則非月中所聞矣。⁶⁵</p> <p>此句「瓊簫吹月霓裳舞」，字字皆從玄宗遊月宮故事而來。「玉笛」同「瓊簫」，皆為管樂，「吹月」字面上形容簫聲之高越，但也切合月宮。「仙女數百，皆素練霓裳，舞於廣庭」即是「霓裳舞」，此處夢窗將西湖夜遊，比擬玄宗故事。</p>
同上	曉岸參斜，露零漚起	<p>「零」，疑當作櫺。《說文》：霑，雨零也。「零」本作「櫺」，後奪木傍作「霑」，尚是同音假借，後又誤作「零」。必「露櫺」方與「曉岸」對。「漚」與「鷗」同。</p>	<p>【正】楊箋懷疑「零」為「櫺」字假借。其根據是「曉岸參斜，露零漚起」為對偶句，因此「岸」與「零」應同為名詞，所以想盡方法溯源出「櫺」字來。但從〈鶯啼序〉格律看，「曉岸參斜，露零漚起」位置上對應第三段之「乍溼鮫綃，暗盛紅淚」，可知並非對偶句。參照夢窗其他詞作，一用「永晝低垂，繡簾十二」，一用「鞞鳳迷歸，破鸞慵舞」，對偶與否亦無一定用法，楊鐵夫實不用太過執著。何況夢窗〈水龍吟〉亦有「露零鶴怨」句（《全箋》頁35），楊氏以彼處為是，此處為非，則不免流於主觀臆度。</p> <p>其次「漚」是否為「鷗」字，亦可商榷。「漚」作名詞解釋時，在唐宋詩詞中多解釋為水沫。獨有李壁〈南歌子〉：「白漚渾不避雙旌。」「白漚」作「白鷗」解，而夢窗詞用「漚」字僅有此處，其他指鷗鳥處都言「鷗」。若無其他證據，此處仍假定夢窗並非為特殊用法，猶當「漚」字本</p>

⁶⁵ 《樂府詩集（上）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1.03）頁817。

			義解釋即可。
同上	有昭華、穠李冰相倚	黃山谷詩：穠李四絃風掃席，昭華三弄月侵床。注：穠李、昭華，貴人家兩女奴也。	【補】黃庭堅有詩，題曰：「趙子充示竹夫人詩，蓋涼寢竹器。憩臂休膝，似非夫人之職，予為名曰青奴，並以小詩取之，二首」，詩云「青奴元不解梳妝，合在禪齋夢蝶床。公自有人同枕簟，肌膚冰雪助清涼。」、「穠李四弦風拂席，昭華三弄月侵床。我無紅袖堪娛夜，敢要青奴一味涼。」任淵注：「昭華、穠李，貴人家兩女伎也。昭華，蓋王晉卿（詵）駙馬家吹笛伎。」
永遇樂（過李氏晚妝閣）	晚妝的的	《淮南子》：的的者獲，提提者射。注：的的，明也。	【補】「的的」，原應作「的的」。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「的的者獲，提提者射。」漢注：「的的，明也。為眾所見，故獲。」王念孫注：「的的、提提，皆明也，語之轉耳。」 ⁶⁶ 然唐人詩中，已習慣用「的的」代替「的的」原字使用。如李商隱〈細雨〉：「稍促高高燕，微疏的的螢。」 ⁶⁷
玉胡蝶	楚魂傷	李賀詩：楚魂尋夢風飄然。	【校】李賀〈巫山高〉：楚魂尋夢風颯然。 ⁶⁸
同上	水沈熨露，岸錦宜霜	「水沈」，香名。「岸錦」，蓋指荷花說。	【正】水沉，即沉水香，又名沉香。此處比喻荷香。然「岸錦」與「宜霜」合用，應指楓色。
絳都春（燕亡久矣）	花露晞秋光短		【補】漢樂府〈薤露歌〉云：「薤上露，何易晞。露晞明朝更復落，人死一去何由歸？」
同上	丹青誰畫真真面		【補】此處除用《閒寄錄》趙顏得軟障納真真之事。亦用元稹〈崔徽歌〉故事，其序：「崔徽，河中府娼也。裴敬中以興元幕使蒲州，與徽相從累月。敬中便還，崔以不得從為恨。因而成疾，有丘夏善寫人形。徽托寫真寄敬中曰，崔徽一旦不及畫中人。且為郎死，發狂卒。」 ⁶⁹
三姝媚（過都城舊居有感）	紫曲門荒，沿敗井、風搖青蔓	觀此，知夢窗舊居必非臨湖，蓋傍湖之家皆取水於湖，無鑿井者。	【正】紫曲，妓女所居之坊曲。楊箋言舊居，非也，實為夢窗過去遊冶之處。楊慎《詞品》：「唐制，妓女所居曰坊曲。《北里志》有南曲北曲，如今之南院北院

⁶⁶ 劉文典撰 殷光熹點校《淮南鴻烈集解》（安徽大學雲南大學聯合出版，1998.08）卷17，頁589。

⁶⁷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，卷540，頁6213。

⁶⁸ （清）王琦注《李賀詩歌集注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7.10）卷4，頁261。

⁶⁹ 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，卷423，頁4652。

			也。宋陳敬叟（即陳以莊）詞：『窈窕青門紫曲』。周美成詞：『小曲幽坊月暗。』又：『悒悒坊曲人家。』近刻《草堂詩餘》改作『坊陌』，非也。」
	正試霜夜冷，楓 落長橋	《新唐書·崔信明傳》：楓落吳江冷。	【補】《新唐書·崔信明傳》：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，亦驚倨，數忤輕忤物，遇信明江中，謂曰：「聞公有『楓落吳江冷』，願見其餘。」信明欣然多出篇，世翼覽未終，曰：「所見不逮所聞！」投諸水，引舟去。 ⁷⁰
	夜杪參移		【補】杪，本指樹枝末端。《說文》：「杪，木標末也。」引申有末、盡之意。如黃滔〈貧居冬杪〉：「窮居歲杪雨，孤坐夜深風」 ⁷¹ 。此處「夜杪」用法與「冬杪」、「歲杪」相似，謂夜盡也。
八聲甘州 （靈巖陪庾 幕諸公遊）	問蒼天無語		【校】問蒼波無語 《銓評》：「蒼波」，《彊村叢書本》作「蒼天」，則海綃謂「蒼波承五湖」，益為無據矣。唯《絕妙好詞》作波，《彊村四校本》亦作「波」，海綃蓋據此本也。周汝昌謂：從五湖起，筆筆皆在水上繫住，且「問天」陳言落套，亦夢窗詞筆所不取（見《唐宋詞鑑賞辭典》頁 2039。）則「蒼波」為是。 ⁷²
新雁過妝樓 （夢醒芙蓉）	風檐近渾疑佩玉 丁東	用「簷前風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」詩意。	【正】《詮評》：「此亦非用李（益）詩，李詩寫竹聲，吳詞寫佩聲，故不同類，簷馬之聲差近之耳。」 ⁷³
六醜（壬寅 歲吳門元夕 風雨）	玉夜花節	許敬宗《奉和元日應制詩》：萬玉慶維新。	【正】玉夜，此處指正月十五元宵節。「玉夜」，在夢窗作品僅見。楊鐵夫注引許敬宗〈奉和元日應制〉「百靈滋景祚，萬玉慶惟新。」 ⁷⁴ 詩句，但「元日」畢竟不同於「元夕」，「玉夜」與「萬玉」未必有關聯。且許詩中「萬玉」與「百靈」相對，「玉」乃為春花之代稱，而夢窗「玉夜」之「玉」字則是形容詞，以玉晶瑩之質地形容元夕，其想像空間更大。

⁷⁰（宋）歐陽修《新唐書》（台北：鼎文出版社，1987）頁 5732。

⁷¹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，卷 704，頁 8104。

⁷²《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》，頁 70。

⁷³《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》，頁 149。

⁷⁴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），卷 35，頁 463

同上	玉夜花節	《初學記》：春節曰華節、芳節。○蓋因與「玉夜」為兩字平列，「玉」為實字，故寫「花」字作對耳。	【正】楊箋以為「花節」等同於「芳節」、「華節」，因為「芳」、「華」作名詞用時與「花」字同義，因此「花節」又等同於「春節」。但「芳節」、「華節」意涵較泛，並非如《初學記》所言即指春節，如「華節」一詞在《全唐詩》中僅出現一處，而且是當夏日端午節解釋 ⁷⁵ ，「芳節」亦可用於秋節 ⁷⁶ ，是知亦非專稱專指。況且以「花節」一詞指稱元夕，又是夢窗之前唐宋詞中所未見 ⁷⁷ ，楊鐵夫說「花」、「玉」以實字相對，所謂實字指二者皆是由名詞轉作形容詞用。四字之中以「玉夜」、「花節」代言元夕，本意應為「如玉之夜，如花之節」。
同上	笑靨敲梅	「敲梅」，暗用壽陽公主梅花點額事。	【補】《太平御覽》引《雜五行書》云：「（南朝）宋武帝女壽陽公主，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，梅花落額上，成五出花，拂之不去。皇后留之，看得幾時，經三日，洗之乃落。宮女奇其異，競效之，今梅花妝是也。」 【案】此句爭議之處在於「梅靨」與「梅額」的差別，一為臉龐兩側之梅妝，如「暮靨宮梅，相對畫樓簾捲。」（《倦尋芳·上元》，頁 271）；一為額頭上之梅妝，如「茸茸狸帽遮梅額。」（《玉樓春·京市舞女》，《全箋》，頁 127）。若與下句「仙衣舞纈」對看，纈是仙衣上的彩色紋路，那麼此處的梅妝也應該屬於笑靨的飾物，而不當視作「笑靨」、「敲梅」（梅額）兩部分。宋人高承《事物記原·妝靨》記載：「遠世婦人喜作粉靨，如月形、如錢樣，或以朱若燕脂點者，唐人亦尚之。」也許粉靨亦有作梅花式樣，則未可知。
同上	仙衣舞纈	《說文》：纈，結也。纈，衽也。此云「舞纈」應作「纈」為是，「纈」疑「衽」誤。	【正】纈，本義為結，後來指衣服上的染色花紋。胡三省《通鑿注》云：「纈，撮綵以線結之而後染色，既染則解其結，凡結處皆原色，餘則入染色矣，其色斑爛謂之纈。」染色前用絲繩結在布料上，當布

⁷⁵ 見（唐）明皇〈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〉詩：「方殿臨華節，圓宮宴雅臣。」

⁷⁶ 見（宋）張耒〈秋日晨與寄楚望〉詩：「感此芳節晚，長嘯心悠然。」

⁷⁷ 唐宋詩詞中「花節」皆與重陽菊花有關，連稱「菊花節」，其中唯有楊萬里單用「花節」，然而其原詩句〈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〉「重九吹花節」，意思亦不離重陽。

			料染色時，只有被絲繩結住的部分並未受染，染色過程結束後再將繩結解開，此時布料上新染顏色與繩結部份的原色產生色差交錯的紋路，而稱作纈。李賀〈蝴蝶飛〉詩云：「楊花撲帳春雲熱，龜甲屏風醉眼纈。」 ⁷⁸ 就是將白色的楊花比擬作春雲，將有龜甲紋路的屏風比擬作雜染的纈布。 楊箋因不了解纈布染色的過程，拘泥於纈結的本意，而欲將此句改「纈」字為「纈」字。纈，為衣衽，仙衣飄舞帶動衣衽，似乎也可解釋的通，然而終非原字原意，不宜臆改。
同上	向永夜		【校】今據朱祖謀箋校改「向夜來」。 ⁷⁹
唐多令	燕辭歸、客尚淹留		【補】《詮評》：曹丕〈燕歌行〉：「群燕辭歸雁南翔。蓋寫秋候，夢窗本此。」 ⁸⁰
憶舊遊（別黃澹翁）	歎病渴淒涼	《史記》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疾。	【補】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相如口吃而善著書。常有消渴疾。與卓氏婚，饒於財。其進仕宦，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，稱病閒居，不慕官爵。」 ⁸¹
青玉案（新腔一唱）	新腔一唱雙金斗	晁次膺詞：見時金斗熨雙眉。	【正】說歌則宜寫脣，烏可說眉？似不可從。今擬解作金杯，斗猶杯也，皆盛酒器，以押韻作斗耳；而歌酒自可相關矣。「雙金斗」，謂金杯成雙，二人同飲也。 ⁸²

⁷⁸（清）王琦 集注：《李賀詩集注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7.10），頁 208。

⁷⁹ 朱祖謀四校定本：《夢窗詞集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88.04），《夢窗詞補》，頁十一。

⁸⁰ 《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》，頁 65。

⁸¹ 《新校本史記三家注》卷 117，頁 3053。

⁸² 《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》，頁 170。

